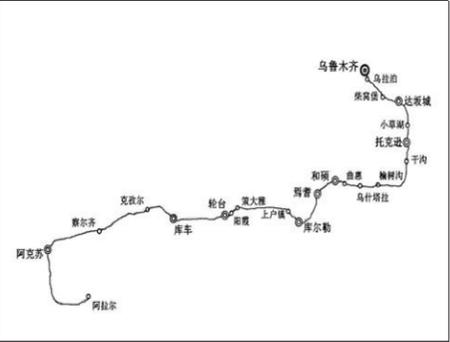


編者按:黃新心,作家,武大新聞系畢業,國家一級編劇。曾任湖南電視節目中心藝術室主任。《新疆徒步 2400 里》,是他依據自己在 1966 年 11 月底至 1967 年 1 月下旬真實“日記”的基礎上撰寫的“回憶錄”,記錄了那個特殊年代一群年青人“步行串連”的一段特別經歷。有着鮮明的時代印記和異樣的歲月風情。引人入勝之中隱含催人向上之意。作品取材獨特、視角新穎、頗具史料價值及文化交流的意義。正如“題記”所言:“中國內地上世紀一段青春萌動的實錄,特定時期課題研究可參考的文學信史”。本報特此連載。

### 第一章 寒意襲人走西口



星城長沙的“長郡中學”,是清光緒三十年(1904 年)由長沙知府顏鍾麟創建的,始稱“長沙府中學堂”,1912 年改建為“湖南長郡公立學校”,曾經造就了徐特立、周世釗等一代名師,還孕育了郭亮、任弼時、李立三、肖勁光等志存高遠的青年才俊。不過,我進初中時,學校早已更名為“長沙市第二中學”。

1966 年 5 月中旬,在長沙二中上高三的我,功課復習得差不多了,體檢也做完了,準備參加高考,正做着上大學的美夢。一夜之間,突然學校停課了。接下來的形勢發展更是讓我和同學們都感覺到,上大學看來是沒指望了。怎麼辦?突然之間似乎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,往下該何去何從呢?

於是有一天,我和班里平日關係比較好的彭龍正、唐建國同學,相邀著來到河西嶽麓山上的愛晚亭,攜負巍巍青山,面朝滔滔江水,翻來覆去思量著,討論著,想給自己尋一條出路。



長沙岳麓山愛晚亭

麓山楓葉正青青。長年接受“為國為民建功立業”理念熏陶的我們,面對崎嶇,依然一腔熱血,內心深處萌發著話劇《年青的一代》中地質學院畢業生肖繼業和林育生一樣的情懷,要奔向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當時,影院里正在上映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藝術紀錄片《軍墾戰歌》。美麗富饒的廣袤大地,悅耳動聽的“邊疆處處賽江南”,令我們怦然心動:走,參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!

接下來,我們便去找學校開具去新疆的介紹信,但被學校拒絕了。

同年 9 月 5 日,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組織高等、中等學校學生代表和教職工代表到北京參觀學習的通知。《通知》中說:“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,到京之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,在京時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”,進京串聯便由此應運而生。



擁擠的火車車廂

隨後,進京串聯又很快發展為全國大串聯,凡是外出串連的,只需要帶上自己的學生證,坐火車不用自己掏錢,到那都有“接待站”負責食宿。消息一傳開,不管有沒有參加“革命組織”的同學們,都紛紛相邀結伴,像“執行最高指示不過夜”一樣,立馬各自選擇目的地拔腿就走。大串聯很快形成了特殊年代以“革命的名義”走南闖北、東奔西跑的旅遊高潮。



# 新疆徒步 2400 里

黃新心 著

**題記**  
中國內地上世紀一段青春萌動的實錄  
特定時期課題研究可參考的文學信史

於是在 11 月中旬的一天,我和唐建國去找彭龍正,想約他一道去新疆。誰知他已經和另一個班的同學上了火車,家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們倆估計彭龍正一定會去新疆,便邀上班里個子最小的一位同學,打算先到北京,然後乘京蘭線轉蘭新線去新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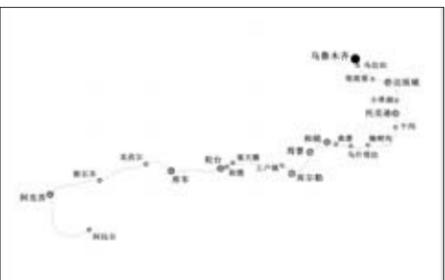
到北京後,我們先後去了天安門廣場和幾所大學。到處人頭攢動,摩肩接踵,熱鬧異常。頭一回出遠門,初次見這么大的陣仗,當時真有些懵懵懂懂。

當坐上北京開往蘭州的火車時,發現車廂里塞得密不透風,連茶几上、座位底下、行李架上都滿是人,走道上根本無法挪動。我們連伸腳的地兒都沒有,開車後好長時間都是站在過道的廁所里。後來勉強進了車廂,也只能前胸貼後背地擠成一團,迷迷糊糊地一路晃晃蕩蕩。只記得途經內蒙古呼和浩特時是上半夜,車窗外狂風刮起沙塵漫天呼嘯,怪嚇人的。

好不容易到了蘭州,我們在接待站住下來,並且登記了預定去烏魯木齊的火車票,沒想到左等右等,過了一個星期仍然沒有取到票。人的忍耐力總是有限度的,小個子同學覺得實在無法再這麼耗下去,直接打道回府了。我和唐建國心想,反正又不要我們掏錢,有票沒票還不一回事?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,趁着人多擁擠,在混亂之中上了一個開往烏魯木齊的火車。

第二天早上醒來朝列車窗外看去,發現沿途房屋樹木都十分稀少,可以說是荒無人煙。時值寒冬,天空中紛紛揚揚下着雪,遠近皆白茫茫一片,除了車輪撞擊鐵軌的單調聲響之外,萬籟俱寂,既陌生又夢幻。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內心感受,彷彿一下子進入了安徒生筆下的童話世界。

### 第二章 天山九場磨嘴皮



在火車上顛簸了好幾天,我倆終於在 11 月 26 日晚上抵達了烏魯木齊。從車上下來,能穿的衣都上了身,仍感寒風刺骨,一輛大客車很快把我們拉到了八一農學院的接待站。在那里,我們憑學生證做了登記,可以免費食宿。

在那個買什麼東西都得憑票證的年代,在外吃飯除了付錢還得付糧票,當時我身上還有全

國糧票五斤四兩,便向接待站借了三元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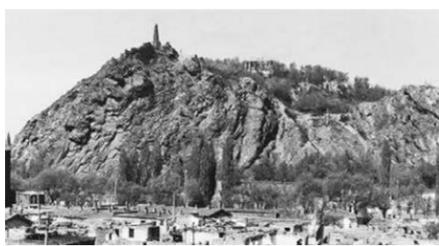
烏魯木齊火車站



八一農學院

初到烏魯木齊,印象最深的是市中心的紅山。遠遠望去,懸崖峭壁呈褐紅色,山體巍峨,氣勢雄偉。另一個印象就是每幢樓房的正面都有顯眼的年份標記,一望便知是哪一年建造的。

走在陌生的林蔭道上,我們第一次聽見維吾爾族老鄉揚起鞭子趕着馬車,嘴里哼唱着悠揚的民歌怡然前行,不由得生出一種身在異域的新奇感。



烏魯木齊紅山公園

到附近的早市轉了轉,發現了一樁怪事。很多人在搶着買剔得乾乾淨淨的“羊骨架”,上面幾乎沒有什麼肉。我們問了一個衣着打扮像是漢族人的中年婦女,這是干什么用。她說是用來熬骨頭湯,熬出來的羊湯味道特別鮮美,可以直接喝,也可以用來煮麵條和饅頭。

湯喝完了,骨頭還不能扔,再找一根吸管把羊骨髓吸出來,這可是羊骨架的精華所在。她說得神乎其神,我們像是在聽天方夜譚。令我們萬萬沒料到的是,當我們返回八一農學院,再次從住宿房間出來時,剛下樓道沒幾步,突然看見彭龍正匆匆忙忙地正從樓道下方往上走。雙方俯仰對視的剎那間,我們三個人幾乎同時驚叫起來,很快緊跑幾步相擁到一塊。交談中,彭龍正告訴我們,他是跟隨幾名赴上海的同學一道出行的,途經杭州時同學們下了車。他獨自一人坐到徐州,然後轉隴海線到了蘭州,再從蘭州轉車,走走停停好幾天才來到烏魯木齊的。下車後,一直住在新疆醫學院。這些天連着跑了好幾所大學的接待站,看我們是否到了烏魯木齊。就在前幾分鐘,在八一農學院的接待站,才查找到了我們的姓名和住宿的房間號。



臨時乘車證

目的地平安抵達,人也齊了伴,下一步就得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。經過一番打聽,得知烏魯木齊市郊有個“兵團農六師天山九場”,分南北兩區,南區沿烏庫公路兩側,北區為山溝丘陵谷地,市里有一趟公共汽車可直達,終點就是九場場部。我們頓時喜出望外,連忙揣着烏魯木齊市發的外地革命師生公共汽車《臨時乘車證》,三步並作兩步地上了一輛開往天山九場的公共汽車。

場部的毛參謀長接待了我們。他中等身材,魁梧結實,“一顆紅星頭上戴,革命的紅旗掛兩邊”,看上去十分英武。我國民間有“闖關東”“走西口”的說法。毛參謀長得知我們是“口”里來的中學生,十分熱情,忙不迭地給我們端茶沏水,還安排我們吃了一頓新疆風味的豐盛午餐,其中就有羊骨頭湯,果然鮮美無比。後來得知我們是想參加生產建設兵團,下子神情變得嚴肅起來。他告訴我們,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“準軍事實體”,設有軍事機關和武裝機構,沿用軍隊建制和軍隊職務稱謂。正因為如此,進兵團相當於參軍,不能就這麼簡單地接收我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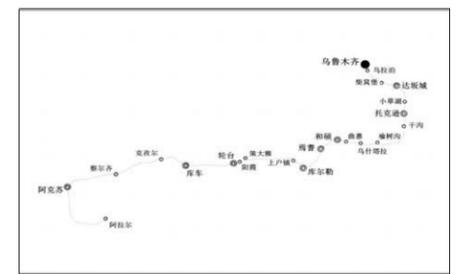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三人輪番上陣,你一言我一語地反復說明加解釋,是《軍墾戰歌》激起了我們的熱情,千里迢迢來到新疆就是想來向解放軍學習,成為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員,建設新疆,保衛新疆。決心已下,我們不打算再返回去。可是,任我們喉嚨講干、嘴皮說破,毛參謀長以“兵團有鐵的紀律”為由,始終不鬆口。

天色漸晚,毛參謀長看了一下手錶,說是場部不能留宿,返回烏市的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很快就要開了,再不走就趕不上了,於是連動帶拉地將我們仨請出場部,送上了公交末班車。

來時懷揣一團火,回程失意透心涼。我們三人坐在空空蕩蕩的公共汽車上,都一言不發。之前早就聽說過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的故事:50 年代初,一批湘籍女青年,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歲月里,把自己的花季年華、青春熱血留在了戈壁灘上,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“戍邊墾荒、開發邊疆”的偉大征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。我們同樣來自湖南,同樣想參加建設兵團,好不容易輾轉超過萬里至此,沒料到卻被拒之門外。

車窗外大雪紛飛,一路上顛簸不止。明天的路該往何方?

### 第三章 五湖四海長征隊



“屋漏偏逢連夜雨,船遲又遇打頭風”,想進生產建設兵團的意願剛剛落空,立馬又聽說中央剛剛發出了結束串聯的通知,要求在外串聯的人員趕快返回原單位“就地鬧革命”。

早些日子到達新疆的還好說,我們才來只幾天,腳下的地皮還沒踩熱就要拔腿離開,實在不情願。來烏市的外地學生很快走了許多。可還是有好幾百人不願意馬上離去,於是推舉以北京大學生為主的幾名代表找自治區黨委談判,依據中央通知中“支持徒步長徵串聯”的提法,要求先在新疆境內步行串聯,完了再坐火車回去。

自治區黨委同意了外地學生的要求,決定成立“五湖四海勞動大軍長徵隊”,從烏魯木齊出發,步行到南疆的塔里木農墾大學,沿途參加廠礦企業的勞動生產。塔里木農墾大學位于塔里木河畔的阿拉爾市,是為了屯墾戍邊和開發塔里木對各類人才的需要,于 1958 年創建的,由王震將軍擔任名譽校長。從烏魯木齊步行到塔里木農墾大學,全程共 2400 多里,預計要走一個半月。

消息傳來,我們“絕處逢生”,立馬就到指定的“天山大廈”報名參加了長徵隊。當時,有內蒙古農牧學院的幾名大學生,在中央通知下連日已經取到了火車票即將去長沙,聽說我們是長沙來的,還主動為我們理了頭髮。(未完接下期)